

# 自由艺术家孟新Geemon 用头像雕塑出群体忧虑

走进温哥华东区位于William街和Clark街路口上锁的小门，沿着窄窄的楼梯走到二楼，首先看到的就是被称为温哥华东区精神领袖的已故Jim Green的雕像静静站立在角落里，从雕像旁边的走廊进去，就到了雕像的作者Geemon(孟新)的雕塑工作室。在这个艺术社区里，Geemon是为数不多的华人艺术家，坐在他雕塑的人像中间，Geemon慢慢讲述了自己艺术创作的心路历程。

图文：本刊记者谭雯雯



Geemon正在创作新作品。

## 不高兴的脸 表达群体的忧虑

走进Geemon的工作室，首先看到就是对面墙上一排巨大的头部雕像图片。这些雕像的面部表情或显得悲伤、或显得忧虑，嘴角多数是向下弯曲的，眼睛里看不到满足和平和。“这不是让人看了高兴的脸。”Geemon说，这个系列从2008年开始做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束，已经做了大约一百个头像。

“我做的这些雕塑都没有‘模特’，不是他们来这里，或者找很多图片做参照，不是这样，都是凭我的印象去创作的，最多就勾一个简单速写。”在Geemon这个系列的作品里，记者看到了甘地、毛泽东等比较熟悉的人物头像，还有许多不熟悉的。Geemon说其中有一些是他的朋友，甚至还有他儿子小时候的样子，但是这些头像具体像谁并不是最重要的。“头像一方面很容易让人看懂，另一方面，做肖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是非常困难的。”Geemon这样说，并非说做到惟妙惟肖很难，而是把握其中的度很难。“做头像，很多人看到都会说，你做的这个头像是谁。但做抽象或者动物，没人会问。单凭‘像’这一个元素来评价人像雕塑，那就过于简单。雕塑家可能就会为了取悦观众，要把一个人做得很像。但是在写实艺术里面，作品越接近于实物，个人的艺术的东西就越少。但是另一个极端，你完全不看具象的话，那就可以是抽象或者现代的东西。这就把握一个度。”



这样的头像，Geemon雕了大约一百个。



Geemon雕刻的Jim Green雕像。

“这个系列里面，没有很高兴的脸。”Geemon通过这些雕像传达的，并不是一种愉快的经验。“我这里有很多中国元素。就像传统艺术家画梅兰竹菊，没人会拿着梅兰竹菊去找那个花，这里面是体现文人的精神。我做的头像也是这样，就是打破那个‘像’的东西，就像一个风景的画一样，每一个人的脸都是风景。这风景都不是很高兴的，这是代表一种人生的感受，一种忧虑，这种忧虑不是我个人的，也有群体性。在中国有中国的问题，在西方也有自己的问题，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问题。”

对世界的忧虑，并不是Geemon个人的，而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，这种忧虑来自于自己遇到的问题，也来自于人类的作为令世界不断产生的问题。Geemon把头像雕塑转化为二维的图像，然后分割成一个个的号码，最中间是0，然后向外逐渐扩展，按照顺序，越向外，数字就越大。“这样可以按照顺序把数字做得无限大。这就有宇宙永恒的规律在里面。人需要有创造力，所谓的创造力已经跨越了宇宙的轨道，就出现了很多问题。数字就代表这个意思，就有了脸上的这种忧虑。”

Geemon认为，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既定的规律，人的所谓的“创造力”不能强行去挑战它们，比如创造食物，甚至要通过基因创造人出来，这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。问题会冲击人，让人产生忧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“这些都在这些作品里面。这不是一个传统的艺术，这不是单纯做一个头像，简单像谁，或者表现谁的经历，不是，这是我的想法在里面。”

# 来加11年 重新走出自己的路

在Geemon的工作室里，有许多风格非常不同的作品，Geemon说，有一些作品是他在中国的时候创作的，而现在看到的人像，主要是来到加拿大之后才做的。来自中国河北的Geemon于2004年来到加拿大，作为杰出艺术家移民，拿到加拿大护照之后就去欧洲旅行。大约在四五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在思考，创作几乎处于暂停的状态。“出来就想，以后的路怎么走。这是每一个移民都要考虑的，是不是从事以前的职业，如果去做的话怎么去，艺术方面的路怎么走。”

后来，Geemon想清楚还是要接着做自己的专业，但是视觉艺术是很广泛的，从写实到抽象到当代最前卫的，他还是要选择一条自己的路，“我选择了一个最传统的、最直观的。”也就是人像雕塑。在加拿大没有背景，圈内被欧美背景的雕塑家占据主流，想要挣得自己的一席之地，Geemon考虑得很多。“我选择头像的话，不管看的人懂行不懂行，这个东西都可以说明问题。”

记者看到工作室的另一边架子上，放着Geemon另一个系列的作品，都是身材肥硕的人像。Geemon说，他以前在中国的学校学得很广，但是都不深，专业深度不太够。“所以最新这个系列的作品，回到最初，像一个练习，但是不是简单学生时代的，而是有更自由的想法。”至于为什么人像都这么肥硕，Geemon说，这里面有他个人对北美生活的理解，对“现代形体”的理解。“北美和法国差别很大。欧洲一直排斥转基因食品，在巴黎很少看见胖子，但是在这里尤其在美国可以见到很多肥胖的人。中国现在接受一些美国的输出，也这样。不说这个好不好，这是现实。人的身体可以体现一个时代。一个具有现代性的身体语言，我用雕塑把它展现出来。”



Geemon正工作。

## 希望更多华人关注自由艺术

对于雕塑艺术，很多华人还是感觉很陌生，不知道怎么去看，Geemon说，其实没有什么懂与不懂，“你看到之后有自己的看法想法，就可以了，不是非要成为一个专家。所以公众看艺术品，要和艺术品有一个交流，这就是艺术品的作用。”尤其是Geemon的人像作品，是很多人看到都会有共鸣的。墙角里戴着围巾的老社鲁多雕塑，是Geemon受安大略省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委托来做的。而Jim Green的雕塑是在温哥华东区被人熟知的灵魂人物，“他两年多以前去世的，之前是市议员，有‘温东市长’之称，从事很多温东社区工作，服务于温东的贫困人口。他自己去找房地产商，让穷人有地方住。他的观念是很加拿大化的，他就说不能让温哥华被一条线分开，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人。所以他在温东社区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。”Geemon说，温东的很多人来他这里参观的时候，看到Jim Green的雕像会流下眼泪。而另一个角落里用绳子吊起的雕塑是是纸雕，名字是《失去翅膀的天使》。其中的意思，哪怕完全没有接触过雕塑艺术的人也能感受到。

Geemon所在的地方是温哥华最大的艺术家社区，但是Geemon说，这里面极少有中国艺术家，“中国艺术家来温哥华的不少，但是多数都在家里面，缺少一个沟通的桥梁。另一方面，中国艺术家就教中国的孩子，社区好像就很封闭。”今年，包括Geemon在内的许多艺术家都会参加Eastside Culture Crawl，“我参加这个活动三年了，两三天这里的访客就超过一万，人非常多，但是这里面的华人极少。”Geemon认为这很是个问题，“但不能说中国人不重视艺术。”如果华人可以减少一些学艺术而上名校的心思，而多关注在艺术本身，会更有利于华人社区的艺术发展。



Geemon对作品的灵魂和线条都精益求精。

# 将来创作许会“回到初心”

Geemon现在非常忙碌，不仅要教学生、做自己的作品，也承接委托的雕塑作品。接下来，他会选三十个比较好头像雕塑，做比较大的二维作品。“我比较理想的尺寸是8尺乘8尺，是现在这个的四倍大。这样展览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冲击力，更体现雕塑的张力和内涵，忧虑的力量就更强大。我对这套作品还是很自信的。我前面很多雕塑里面，真正成熟的作品从这一套开始。”

他指着其中一个雕塑说，“这个雕塑是我儿子，他三岁的时候的样子。这一个也是他，更小一点。当时我说你要再哭，我就做一个你这样的。做好以后，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他就给推到地上了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扁的。然后我就说你弄坏了我再做一个，于是就有了旁边这个。”

Geemon看着放满雕塑的架子，说：“你看人的脸都不是对称的，这就像人的历史一样。小宝宝生出来的时候，脸都比较对称，但是越长越大，人的脸就不正了。从‘形’上面去看一个人的时候，最美好的是小孩的时候，人变老的时候，就不像小孩那么美好。我感觉，我将来可能想要去做回小孩、回到最初的那种状态，没有技法、没有太多想法，只要自然而然的，但是这经过历练和锤炼的，而不是纯粹小孩子的东西。”



Geemon站在他的作品前。